

## 2018 西安營研習心得報告

周穎菁 英國牛津大學考古學系博士生

長安從來都不只是個地名或地理區域，它看來更是某種文化或追求。即便關中從唐代之後失去其領導地位，後世對此地的建構卻不曾消退。直至今日，賈平凹先生對長安的書寫及其所引起的迴響均證明關中地區永不褪色的吸引力。更甚者，考古者對周人宮殿的輝煌的想像重建，亦可見今人對此地重要性的迫切建立。又，唐人於周公居地建立周公廟，其後各朝之各勢力對該廟的擴建及各種堆疊附加。凡此種種，均見各代人此地的追想絡繹不絕。緣此，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永遠都會是各領域一定的關注中心。

雖然關中於中國的中心地位已於千年前向東和向西移轉，但其中心與否似非是該研習營所聚焦，由中心轉為外緣或由外緣轉為中心的這些變化因素和歷史發展才是引人注目和深思處。這些歷史變因正是最難以回答且多無明確答案的問題，長安地區作為中國超過千年的都城，為中國歷史上無他地可匹敵的最長時間的都城所在，本應積累眾多優勢及資源，為何在唐代之後再不為中央所考慮的中心建地？這種大問題顯然沒有單一且單方面的解答，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等各領域學者仍在試圖解答。但如上所說，中心與否並非此次營隊討論的焦點，從古至今的「長安情結」方是引人入勝處。

關中地位的建立最早被追溯到周人的發跡地和其都城所在，由周原地區出土的大量品質精良的西周青銅器自然引起考古學界的熱烈討論，再加上周原甲骨的出土，此地對周人的意義便越顯重大。漢代帝陵中陽陵的原址陳列更令人對漢長安的規模、形制抱有崇高的想像，排列齊整及雕塑細緻的大量陶俑、各種型態動人的動物俑、陳列嚴謹的車馬器等各式出土物實在令觀者眼界大開，焉能不對當時長安的盛景愈添視覺效力。須彌山石窟更見識了宗教力量對人的驅動力實是歎為觀止。雖知該窟群並非中國規模最大或最精緻或最險峻的佛教石窟，但實地得攀爬這些散落在紅色砂岩山的陡峭窟群，對當時開鑿景況的驚險真是無法想像。在現代各種保護設施和運動裝備的協助下，不少窟段的攀看仍十分高險刺激，甚至不易攀抵觀看，遑論千餘年前鑿窟時所費之血汗！若無實地的探窟攀爬，再生動的文字描述或再逼真的視覺描繪都無法取代實際探查的深刻，所能讓人體驗到的人類能為宗教付出的程度深不可見。其中第五窟唐代開鑿的大佛像撼動人心，實際在其腳下仰望即為鑿像者之心血感動得不能自己，難以置信人為力量的發揮能至如此地步！使人深覺感動人心者實為人力凌駕於宗教本身。

或許正是這種種反映關中和長安輝煌的歷史痕跡，令其在失去中心地位之後仍為人所談論不休，對它的追想不曾消停。而這些歷史建構使得關中永遠佔據著歷史關注的中心位置，對長安的想望亦將持續下去。